

後漢書

第十八本 列傳

第三卷

隗囂 公孫述

太政官文庫		
漢書門	一〇二	一
函	三	二
架	四	一
冊	六〇	六

南文庫		
漢類	一〇二	一
冊	六〇	六
架	一	一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1102
冊數	60	(18)
函號	280	1



Kodak Gray Scal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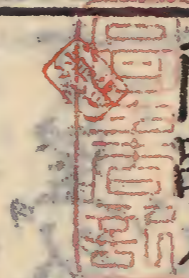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 Kodak, 2007 TM: Kodak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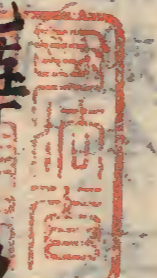


隗躡公孫述列傳第三



隗躡傳高反

范曄後漢書十三



隗躡字季孟天水成紀人也

成紀縣名故城在今秦州隴城

仕列郡王莽國師劉歆引躡為士

王莽

置國師位上公士其屬官也莽制九卿分屬

歆死躡歸鄉里季父崔素豪俠能得衆聞

更始立而莽兵連敗於是乃與兄義及上邽

人揚廣翼人周宗謀起兵應漢躡止之曰夫

兵凶事也

史記范蠡曰兵者凶器戰者逆德

宗族何辜崔不

聽遂聚眾數千人攻平襄殺莽鎮戎大尹平襄

縣名屬天水郡故城在今秦州伏羌縣西崔

廣等以為舉事宜立主以一眾心咸謂蹇素

有名好經書遂共推為上將軍蹇辭讓不得

已曰諸父眾賢不量小子必能用蹇言者乃

敢從命眾皆曰諾蹇既立遣使聘請平陵人

方望以為軍師平陵縣名屬右扶風也望至說蹇曰足

下欲承天順民輔漢而起今立者乃在南陽

王莽尚據長安雖欲以漢為名其實無所受

命將何以見信於眾乎宜急立高廟稱臣奉

祠所謂神道設教求人神者也易觀卦曰聖人神道

設教而天下服矣且禮有損益質文無常削地開兆

除地以開兆域茅茨土階以致其肅敬雖未備物神

明其舍諸蹇從其言遂立廟邑東祀高祖太

宗世宗蹇等皆稱臣執事史奉璧而告史祝

璧者所以祀神也祝畢有司穿坎于庭周禮司盟掌

鄭玄註曰載盟辭也書其辭於策殺牲取血坎其牲加書於上而龜之牽馬操

刀奉盤錯鋌遂割牲而盟

臣賢按蕭該音引字詰鋌即題音徒

啓及方言曰宋楚之間謂盞為題據下文云題不濡血明非盆盞之類前書匈奴傳云漢遣韓昌等與單于及大臣俱登諾水東山刑白馬單于以徑路力金留犁撓酒應劭云留犁飯匕也撓攪也以此七攪血而飲之全亦奉盤措匙而飲也以此而言鋌即匙字錯置也音七反

曰凡我同盟三十一將十有六姓久承

天道興輔劉宗如懷茲慮明神殛之也殛誅高

祖文皇武皇禪厥命厥宗受兵族類滅亡

有司奉血鋌進護軍舉手揖諸將軍曰鋌不

濡血飲不入口是欺神明也厥罰如盟既而

薤血加書一如古禮事畢移檄告郡國曰漢

復元年七月己酉朔己巳上將軍隗躡白虎

將軍隗崔左將軍隗義右將軍楊廣明威將

軍王遵雲旗將軍周宗等告列牧部監郡奉

正連率大尹尹尉隊大夫屬正屬令莽以周

之文置卒正連率大尹大尹職如太守屬令屬長職如都尉置州牧部監一十五人見禮

如三公監位上大夫各主五郡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連率子氏屬令男氏屬長皆代

其官其無爵者為尹又置六隊部置大夫職如太守劉放曰大尹尹隊大夫案王莽置

六尉六隊郡各置大夫故云尉隊大夫此多一尹字又註云又置六隊部置大夫少六尉

二字部又

故新都侯王莽慢侮天地悖道逆

理鳩殺孝平皇帝篡奪其位矯託天命偽作

符書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班符命四欺惑

衆庶震怒上帝反戾飾文以為祥瑞莽乃曰

當又拔其昭寧堂池東榆樹大十圍莽乃曰

念紫閣仙圖天意立太子正其名各乃立其子

臨為太子以戲弄神祇歌頌禍殃戲弄神祇

為祥應也謂仙人掌

旁有白頭公青衣莽曰皇祖叔父子儵欲來

迎我也歌頌禍殃謂莽作告天策自陳功勞

十餘言能誦策文者除以為郎至五千楚越之

竹不足以書其惡前書朱安世曰南山之竹

以為言也天下昭然所共聞見今略舉大端

以喻吏民蓋天為父地為母尚書曰惟天

獨之應各以事降莽明知之而冥昧觸冒不

顧大忌詭亂天術援引史傳王莽每有灾禍

飾之前書說符侯雀發言於莽曰周禮及春

秋左氏國有大灾則哭以厭之故周易撰先

率羣臣至南郊陳其符命因搏心大哭首

秦始皇毀壞謚法以一二數欲至萬世史記

後漢傳三

四

六千歲之歷言身當盡此度莽令太史推三

六歲一改元循亡秦之軌推無窮之數是其

逆天之大罪也分裂郡國斷截地絡絡猶經

莽分封郡縣田為王田賣買不得莽更名天

田不得疆界也規銅山澤奪民本業莽制各山大

起九廟窮極土作莽九廟一曰皇帝太初祖

日陳胡王統祖穆廟四曰齊敬王代祖昭廟三

五曰濟北愍王王祖穆廟六曰濟南伯王尊

禰昭廟七曰元城孺子王尊禰穆廟八曰陽

平頃王昭廟九曰新都顯王穆廟殿皆重屋

太祖廟東西南北各四丈高十七丈餘

之為銅薄襪飾以金銅瑁文窮極百王之巧

功費數百鉅萬卒徒死者萬數也。○劉放曰

窮極土作案文土當作土凡與作不專在土

也又註七曰元城孺子王案本發冢河東攻

王翁孺故稱孺王不當有子字

劫丘壘此其逆天之大罪也尊任殘賊信用

茲佞誅戮忠正覆按口語赤車奔馳續漢志

車赤轂白蓋赤帷法冠晨夜寃繫無辜續漢志曰

從驪騎四十人法冠一曰柱後高法冠妄族衆庶行炮烙之刑除

郡官各改無常制乃至歲復變更一郡貨幣
至五易名而還復其故吏人不能紀也
歲改時百姓便安漢五銖錢以莽錢大小兩
書諸挾五銖錢者比非井田制投四商吏民昏亂不知所從商
旅窮窘號泣市道設為六管管之主也莽設六
賣鹽鐵器鑄錢各山大澤此謂六也皆令縣官主稅收其利增重賦斂刻
剥百姓厚自奉養苞苴流行財入公輔禮記
苴籬笥問人者莽令七公六卿兼號將軍分
鎮中大郡皆使為茲於外貨賄為市侵漁百姓
上下貪賄莫相檢考民坐挾銅炭沒入鍾官
莽時關東大亂蝗人犯鑄錢伍人相坐沒入
為官奴婢其男子檻車兒女子步以鐵鎖其

頸傳詣鍾官八十萬數到者易其夫婦
愁苦死者什之七鍾官主鑄錢之官也徒
殷積數十萬人工匠飢死長安皆臭既亂諸
夏狂心益悖北攻強胡南擾勁越莽令十二
十道並出大擊匈奴莽改句町王為侯其王
邯怨怒不附莽諷群柯大尹周歆詐殺邯邯
弟承起兵西侵羌戎東摘濊貊摘擾也西羌
攻殺歆怨莽奪其地為西海郡遂反攻西海太守程
皆土出使四境之外並入為害緣邊之郡江
海之瀕滌地無類瀕涯也滌蕩也故攻戰之
所敗苛法之所陷饑饉之所夭疾疫之所及

以萬萬計其死者則露屍不掩生者則奔亡
流散幼孤婦女流離係虜此其逆人之大罪
也是故上帝哀矜降罰于莽妻子顛殞還自
誅刈顛踣也殞絕也莽殺其子宇臨等妻
王氏以莽數殺其子流涕失明病卒大
臣反據亡形已成大司馬董忠國師劉歆衛
將軍王涉涉曲陽侯根之子也皆結謀內潰司命孔仁
納言嚴尤秩宗陳茂舉衆外降莽置五威司
命孔仁敗降
更始餘並見光武紀今山東之兵二百餘萬已平齊楚
下蜀漢定宛洛據敖倉守函谷威命四布宣

風中岳中岳嵩高也謂更始至洛陽興滅繼絕封定萬國

遵高祖之舊制修孝文之遺德有不從命武
軍平之馳使四夷復其爵號莽貶句町王為
侯西域盡改其

王王為侯單于曰服于高句麗然後還師振旅
夔夔周禮曰出曰理一兵入曰振旅詩周
頌曰載戰于戈載夔夔也

申命百姓各安其所庶無負子之責百
姓

州牧陳慶將攻安定安定大尹王向莽從弟
平阿侯譚之子也威風獨能行其邦內屬縣

皆無叛者。颯乃移書於向喻，以天命反覆，誨示終不從。於是進兵虜，之以徇百姓。然後行，戮安定，悉降。而長安中亦起兵，誅王莽。颯遂分遣諸將徇隴西、武都、金城、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皆下之。更始二年，遣使徵颯及崔義等。颯將行，方望以為更始未可知，固止之。颯不聽，望以書辭謝而去，曰：「足下將建伊呂之業，弘不世之功，不世者言非代也而大事草創，初也英雄未集，以望異域之人，疵瑕未覈，也

陵人以與置別，郡故言異域欲先崇郭隗，想望樂毅。新序隗謂燕昭王曰：「王誠欲致士，請從隗始。隗且見事，況賢於隗者乎？於是昭王為隗築宮而師之，樂毅自魏往，騶衍自齊往，劇辛自趙往，士爭赴燕。故欽承太旨，順風不讓，將軍以至德，尊賢廣其謀，慮動有功，發中權，基業已定，大勳方緝。今俊乂並會，羽翮比肩，管子曰：桓公謂管仲曰：寡人之望無者者，之德而猥託賓客之上，猥猶也誠自愧也雖懷介然之節，欲繫去就之分，誠終不背其本貳其志也。何則？沈蠶牧責，句踐乘偏舟於

五湖備舟特舟也收責謂收其罪責也史記

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主辱於會稽

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雪恥臣請從會稽

之誅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

浮海以行計然云范蠡乘備舟於江湖○劉

放曰備舟按史傳皆作扁各犯謝罪文公亦

舟扁特也不當用備字

遂巡於河上遂巡不進也左傳曰晉公子重

耳及國及河子犯以壁授公子

曰臣負羈繼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多矣臣

猶知之而况君乎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

有如白水者夫以二子之賢勒銘兩國猶削

跡歸愆請命乞身望之無勞蓋其宜也望聞

烏氏有龍池之山微徑南通與漢相屬其俗

時有奇人聊及閑暇廣求其真烏氏縣名屬

在今涇州安定縣東也願將軍勉之願等遂至長安更

始以為右將軍崔義皆即舊號其冬崔義謀

欲叛歸願懼并禍即以事告之崔義誅死更

始感願忠以為御史大夫明年夏赤眉入關

三輔擾亂流聞光武即位河北冀即說更始

歸政於光武叔父國三老良更始不聽諸將

欲劫更始東歸願亦與通謀事發覺更始使

使者召願願稱疾不入因會客王遵周宗等

勤兵自守更始使執金吾鄧曄

謝承書曰曄南陽南鄉人

勁悍廉直為名將兵圍鄠鄠閉閉拒守至昏時遂潰

圍與數十騎夜斬平城門關

三輔黃圖曰平安城南面西頭

門亡歸天水復招聚其眾據故地自稱西州

上將軍及更始敗三輔耆老士大夫皆奔歸

竇頤素謙恭愛士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前

王莽平河大尹長安谷恭

莽改清河為平河

為掌野

大夫平陵范逵為師友趙秉蘇衡鄭興為祭

酒

前書音義曰禮飲酒必祭示有先也故燔祭酒祭祀時唯長者以酒沃爵

中客

剛杜林為持書

持書即持書侍御史秩六百石

楊廣王遵周

宗及平襄人行巡阿陽人王捷長陵人王元

為大將軍

東觀記曰元杜陵人阿陽縣名屬天水郡太為河陽者誤也

杜

陵金丹之屬為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山

東建武二年大司徒鄧禹西擊赤眉屯雲陽

禹裨將馮愔引兵叛禹西向天水躡逆擊破

之於高平

縣名今原州高平縣

盡獲輜重於是禹承制

遣使持節命頤為西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

朔方事及赤眉去長安欲西上隴頤遣將軍

楊廣連擊破之又追敗之於烏氏涇陽開

縣各屬安定郡今原列平 蹕既有功於漢又

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三

年蹕乃上書詣闕光武素聞其風聲報以殊

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良厚

也藉薦也言安慰而薦藉之良甚也 時陳倉人呂鮪擁眾數萬

與公孫述通寇三輔蹕復遣兵佐征西大將

軍馮異擊之走鮪遣使上狀帝報以手書曰

慕樂德義思相結納昔文王三分猶服事設

孔子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也但駑馬鈔力不

可強扶周禮校人掌六馬駑馬最下者也說

刀為鈔言駑馬鈔力不可強扶持而用也 數蒙伯樂一顧之價

策曰蘇代為燕說齊王先說淳于髡 曰人有賣駿馬者比三且立市市人莫之知

往見伯樂曰臣有駿馬發賣之比三且立於

市市人莫與言願乎還而視之夫而顧之臣

請獻一且而價十倍也而蒼蠅之飛不過數

步即託驥尾得以絕群張敞書曰蒼蠅之飛

之尾乃騰千里之路然無損於 騏驎得使蒼蠅絕群也見敵傳隔於盜賊聲

聞不數將軍操執款款扶傾救危南拒公孫

之兵北禦羌胡之亂是以馮異西征得以數
千百人躑躅三輔躑躅猶微將軍之助則咸
陽已為佗人禽矣今關東寇賊往往屯聚志
務廣遠多所不報未能觀兵成都與子陽角
力力角力猶也如令子陽到漢中三輔願因將軍
兵馬鼓旗相當儻肯如言蒙天之福即智士
計功割地之秋也秋一歲中成功之時故舉以爲言管仲曰
生我者父母成我者鮑子史記自今以後手
書相聞勿用傍人解構之言解構猶自是恩

禮愈篤其後公孫述數出兵漢中遣使以大
司空扶安王印綬授顯顯自以與述敵國恥
爲所臣乃斬其使出兵擊之連破述軍以故
蜀兵不復北出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
擊之狀帝以示顯因使討蜀以效其信顯乃
遣長史上書盛言三輔墮弱劉文伯在邊文伯
盧芳未宜謀蜀帝知顯欲持兩端不願天下
統統也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初顯與來
獻馬援相善故帝數使款接奉使往來勸令

入朝許以重爵，蹕不欲東連，遣使深持謙辭，言無功德，須四方平定，退伏閭里。五年，復遣來歙說蹕，遣子入侍，蹕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以為胡騎校尉，封鑄羌侯。胡騎校尉，武帝置，秩千石也。鑄謂鑄鑿也。而蹕將王元王捷常以為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事。元遂說蹕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平。喁喁，眾口一也。一旦壞敗，大主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江湖海岱，王

公十數。謂張步、劉縯、居、惠、佼、疆、周、建、秦、豐、竺、谷、樓、郡、州。而欲產儒生之說，彙千乘之基。儒生，謂馬、樓、說、豐、歸。

不可者也。今天下完，富士為最強，地牧西河，上郡東收三輔之地，案秦舊迹，表裏河山。秦、而、內、河、左、傳、表、裏、山、河。

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養士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前書：徐樂、力、日、圖、王、不、成、其、弊、足、以、霸、也。

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前書：徐樂、力、日、圖、王、不、成、其、弊、足、以、霸、也。

要之魚不可脫於淵老子曰魚不可脫於泉

神龍失勢即還與蚯蚓同慎子曰騰蛇游霧

與蚯蚓同失蹶心然元訂雖遣子入質猶

負其蹶院欲專制方面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

之東唐記曰杜林先去餘六年關東悉平帝

積苦兵閒以蹶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裔乃

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數騰

書隴蜀騰傳也告示禍福蹶賓客掾史多文

學生每所上事當世士大夫皆諷誦之故帝

有所辭答尤加意焉翼復遣使周游詣闕先

到馮異營游為仇家所殺帝遣衛尉銚期持

珍寶繒帛賜蹶期至鄭被盜鄭今華州亡失

財物帝常稱蹶長者務欲招之聞而歎曰吾

與蹶蹶事欲不諧使來見殺得賜道亡會公

孫述遣兵寇南郡南郡今又詔蹶當從天水

伐蜀因此欲以潰其心腹蹶復上言白水險

阻棧閣絕敗白水縣有關屬廣漢郡棧閣又

多設支閼支柱帝知其終不為用臣欲討之

遂原猶也西幸長安遣建威大將軍耿弇等七

將軍從隴道伐蜀先使來歙奉璽書喻旨

疑懼即勒兵使王元據隴坻秦州記曰隴山

東西百八十里在隴州汧源縣西伐木塞道謀欲殺歙歙得

亡歸諸將與躡戰大敗各引退躡因使王元

行巡優三輔征西大將軍馮異征虜將軍祭

遵等擊破之躡乃上疏謝曰吏人聞大兵卒

至驚恐自救臣躡不能禁止兵有大利不敢

廢臣子之節親自追還昔虞舜事父大杖則

走小杖則受家語孔子謂曾子之詞也臣雖不敏敢忘斯

義今臣之事在於本朝賜死則死加刑則刑

如遂蒙恩更得洗心死骨不朽有司以躡言

慢請誅其子恂帝不忍復使來歙至汧各因

以爲隴屬右扶風故城賜躡書曰昔崇將軍

與韓信書崇將軍崇武也韓信韓王信也信

云陛下寬仁諸侯雖有亡叛而後歸輒復位

號不誅也以囂文吏曉義理故復賜書深言

則似不遜略言則事不決今若束手復遣恂

弟歸闕庭者則爵祿獲全有浩大之福矣浩亦

也吾年垂四十在兵中十歲厭浮語虛辭即

不欲勿報焉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

孫述明年述以顯為朔寧王欲其寧靜也遣兵

往來為之接勢秋顯將步騎三萬侵安定至

陰槃陰槃縣名屬安定郡今涇州縣馮異率諸將拒之顯又

令別將下隴攻祭遵於汧兵並無利乃引還

帝因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乃與家屬東詣

京師拜為太中大夫封向義侯續漢書云遵

遵字子春霸陵人也父為上郡太守遵少豪

俠有才辯雖與顯舉兵而常有歸漢意曾於

天水私於來歙曰吾所以戮力不避矢石者

豈要爵位哉徒以人思舊主先君蒙漢厚恩

思効萬分耳又數勸顯遣子入侍前後辭諫

切甚顯不從故去焉八年春來歙從山道襲

得略陽城顯出不意懼更有大兵乃使王元

拒隴越行巡守番須口番須口與回中相近並在汧王孟

塞雞頭道雞頭山道也雞或作井牛邯軍

瓦亭安定烏支縣有瓦亭故關有瓦亭今原州南自悉其大

眾圍來歙公孫述亦遣其將李育田弇助

攻略陽連月不下帝乃率諸將西征之數道

上隴使王遵持節監大司馬天漢留營屯於長

安遵知蹶必敗滅而與牛邯舊故知其有歸

義意以書喻之曰遵與隗王歃血盟為漢自經

歷虎口踐履死地已十數矣于時周洛以西

周洛謂東都也無所統壹故為王策欲東收關中北

取上郡進以奉天人之用退以懲外夷之亂

數年之間翼聖漢復存當挈河隴奉舊都以

歸本朝生民已來臣人之勢未有便於此時

者也而王之將吏群居穴處之徒穴處言所識不遠也

人人抵掌說文抵側擊也戰國策曰欲為不

善之計遵與孺卿日夜所爭害幾及身者豈

一事哉前計抑絕後策不從所以吟嘯扞腕

垂涕登車扞持也史記云天下之幸蒙封拜

得延論議遵為太中大夫每及西州之事未

嘗敢志孺卿之言今車駕大衆已在道路吳

耿驍將雲集四境而孺卿以奔離之卒拒要
院當軍衝視其形勢何如哉夫智者觀危思
變賢者泥而不滓在泥滯之中是以功名終
申策畫復得故夷吾束縛而相齊新序曰桓
公與管仲
鮑叔奉酒而起祝曰吾君無忘出吾也也使管
子無忘束縛從魯也使竊
戚無忘其飲牛於車下也黥布杖劍以歸漢
黥布為楚淮南王高祖使隨何說布乃杖劍歸漢王也去愚就義功名
並著今孺卿當成敗之際遇嚴兵之鋒可為
怖慄宜斷之心曾參之有識耶得書沉吟十

餘日乃謝士衆歸命洛陽拜為太中大夫於
是颯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衆十餘萬皆降
王元入蜀求救颯將妻子奔西城從楊廣西
城各屬漢陽郡一名始昌
城在今秦州上邽縣西南而田拿李育保上
邽詔告颯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
也高皇帝云橫來大者王小者侯田橫為齊
王天下既
定橫與賓客五百人居海島高祖使召
之曰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事見前書若遂
欲為黥布者亦自任也必不歸降遂如黥布
云欲為帝亦任之也
颯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與征南大

將軍岑彭圍西城耿弇與虎牙大將軍蓋延

圍上邽車駕東歸穎川賊起故東歸月餘楊廣死

窮困其大將王捷別在戎丘登城呼漢軍曰

為隗王城守者皆必死無二心願諸軍亟罷

丞音紀請自殺以明之遂自刎頸死何休公羊傳云

也列傳數月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

人乘高卒至鼓譟大呼曰百萬之衆方至漢

軍大驚未及成陳元等決圍殊死戰遂得入

城迎蹕歸翼會吳漢等食盡退去於是安定

北地天水隴西復反為蹕九年春蹕病且餓

出城餐糗糲鄭康成註周禮曰糗熬大豆志

憤而死續漢志曰王莽末天水童謠曰出吳

可上地安得人時器初起兵於天水後意

稱廣欲為天子遂破滅器少病蹕吳門翼都

門名也有王元周宗立蹕少子純為王明年

來歙耿弇蓋延等攻破落門落門聚名也有

秦州伏周宗行巡苟宇趙恢等將純降宗恢

及諸隗分徙京師以東純與巡宇徙弘農唯

王元留為蜀將及輔威將軍臧宮破延岑元

舉衆詣宮降元字惠孟初拜上蔡令遷東平

相坐墾田不實下獄死孟決錄曰平陵之王惠

于東平也牛邯字孺鄉狄道人有勇力才氣雄於

邊垂及降大司空司直杜林劉放曰案司空無司直當作

徒字杜林傳亦可見太中大夫馬援並薦之以爲護羌

校尉與來歙平隴右十八年純與賓客數十

騎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論曰隗囂援旗糾族援引也假制明神謂立

孝文等廟而祭之也迹夫創圖首事有以識其風矣終

於孤立一隅介于大國

通於漢南拒於蜀左傳曰介于二大國

之隴坻雖隘非有百二之勢百二二者以秦地險固二萬人當

諸侯百萬人前書曰田區區兩郡隴西天以

禦堂堂之鋒言光武親征之也魏武至使窮

廟策竭征德身歿衆解然後定之則知其道

有足懷者所以樓有四方之傑四方雄傑者皆棲集而有

士至投死絕亢而不悔者矣亢喉嚨也謂王捷自刎也

夫功全則譽顯業謝則釁生回成喪而爲其

議者或未聞焉成喪猶成敗也言事之成敗在於天命不由人力能回爲

此議者寡故未之聞也。若囂命會符運敵，非天力雖坐論西伯，豈多嘆乎？天力謂光武，天所授也。言伯也。嘆，笑也。

公孫述傳

公孫述字子陽，扶風茂陵人也。

東觀記曰：其先武帝時以

吏二千石，自無鹽徙焉。

哀帝時，以父任為郎。

任，保任也。東觀記曰：

成帝末，述父仁為侍御史，任為太子舍人，稍增秩為郎焉。

後父仁為河南

都尉。

秦置郡尉，典兵禁捕盜賊。景帝更名為都尉，秩比二千石也。

而述補清

水長。

清水縣，名屬天水郡。今秦州縣。

仁以述年少，遣門下掾

隨之官。

州郡有掾，皆自辟除之。常居門下，故以為號。

月餘，掾辭歸。

白仁曰：述非待教者也。後太守以其能使兼

攝五縣政事，修理姦盜，不發郡州，謂有鬼神

言明也。

王莽天鳳中，為導江卒。正居臨邛。王莽案也。郡云導江太守，曰卒。復有能名及更始立豪。

傑各起其縣，以應漢南陽人宗成，自稱虎牙

將軍，入略漢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於雒縣。

將軍入略漢中。又商人王岑亦起兵於雒縣。

商，今商州，商維縣也。雒縣，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

自稱定漢將軍，殺

王莽庸部，牧以應成。

王莽改益州為庸部，其牧宋遵也。

衆合

數萬人述聞之遣使迎成等成等至成都虜掠暴橫述意惡之召縣中豪傑謂曰天下同苦新室思劉氏父矣故聞漢將軍到馳迎道路今百姓無辜而婦子係獲室屋燒燔此寇賊非義兵也吾欲保郡自守以待真主諸卿欲并力者即留不欲者便去豪傑皆叩頭曰願效死述於是使人詐稱漢使者自東方來假述輔漢將軍蜀郡太守兼益州牧印綬乃選精兵千餘人西擊成等比至成都衆數千

人遂攻成大破之成將垣副殺成以其衆降

風俗通曰垣秦邑也因以為姓秦始皇有將垣齧東觀記曰初副以漢中亭長聚衆降成

自稱輔漢將軍二年秋更始遣柱功侯李寶益州刺

史張忠將兵萬餘人徇蜀漢述恃其地險衆

附有自立志乃使其弟恢恢本或於縣竹擊

寶忠大破走之綿竹縣各屬廣漢郡今益州縣也故城今在縣東由

是威震益部功曹李熊說述曰方今四海波

蕩匹夫橫議將軍割據千里地什湯武校乘

王曰湯武之若奮威德以投天隙天時之霸

王之業成矣宜改名號以鎮百姓述曰吾亦

慮之公言起我意於是自立為蜀王都成都

蜀地肥饒兵力精強遠方士庶多往歸之邛

笮君長邛笮皆西南夷國名皆來貢獻李熊

復說述曰今山東飢饉人庶相食其所屠滅

城邑丘墟蜀地沃野千里土壤膏腴無塊果

實所生無穀而飽左思蜀都賦曰戶有橘柚

卓王孫曰吾聞嶧山之下女工之業覆衣天

下左思蜀都賦曰百室離房名材竹幹器械

之饒不可勝用竹幹竹箭也內盛又有魚鹽

銅銀之利丙穴出嘉魚在漢中蜀有鹽井又

朱反提音浮水轉漕之便北據漢中杜褒斜

之險東守巴郡拒扞關之口史記曰楚肅王

故基在今夔地方數千里戰士不下百萬見

利則出兵而略地無利則堅守而力農東下

漢水以窺秦地南順江流以震荆揚所謂用

天因地成功之資今君主之聲聞於天下而

名號未定志士狐疑宜即六位使遠人有所

依歸述曰帝主有命吾何足以當之熊曰天
命無常百姓與能詩云天命靡常易能者當

之王何疑焉述夢有人語之曰八子系十

二為期說文云△音私覺謂其妻曰雖貴而

祚短若何妻對曰朝聞道夕死尚可況十二

子會有龍出其府殿中夜有光耀述以為符

瑞因刻其掌文曰公孫帝建武元年四月遂

自立為天子號成家以起成都色尚白建元

曰龍興元年以李熊為大司徒以其弟光為

大司馬恢為大司空改益州為司隸校尉蜀

郡為成都尹漢以京師為司隸校尉部置京

郡部置河南尹越雋任貴亦殺王莽大尹而據

郡降述遂使將軍侯丹開白水關在漢陽西

日關城西南北守南鄭今梁州縣也故城將

軍任滿從閬中下江州閬中江列皆縣名並

縣也江州故城東據扞關於是盡有益州之

地自更始敗後光武方事山東未遑西伐關

中豪傑呂鮪等往往擁眾以萬數莫知所屬

多往歸述

時延岑據藍田王歆據下邳各稱將軍擁兵事見馮異傳皆拜

為將軍遂大作營壘陳車騎肄習戰射會聚

兵甲數十萬人積糧漢中築宮南鄭又造十

層赤樓帛蘭船蓋以帛飾其蘭楹也多刻天下牧守印

章備置公卿百官使將軍李育程烏將數萬

衆出陳倉與呂鮪徇三輔三年征西將軍馮

異擊鮪育於陳倉大敗之鮪育奔漢中五年

延岑田戎為漢兵所敗皆亡入蜀岑字叔牙

南陽人東觀記曰筑陽縣人始起據漢中又擁兵關西

關西所在破散劉攽曰案文多兩關西字走至南陽略

有數縣戎汝南人初起兵夷陵轉寇郡縣衆

數萬人岑戎並與秦豐合豐俱以女妻之及

豐敗故一人皆降於述述以岑為大司馬封

汝寧王戎翼江王六年述遣戎與將軍任滿

出江關下臨沮夷陵間華陽國志曰巴楚相攻故置江關舊在赤

甲城後移在江州南岸對白帝城故基在今夔州復縣南臨沮縣各侯國屬南郡故城在今夔

州復縣案文招其故衆因欲取荊州諸郡竟

少一魚字

不能剋是時述廢銅錢置鐵官錢置鐵官錢以鑄錢百
姓貨幣不行蜀中童謠言曰黃牛白腹五銖
當復好事者竊言王莽稱黃述自號白五銖
錢漢貨也言天下當并還劉氏述亦好為符
命鬼神瑞應之事妄引讖記以為孔子作春
秋為赤制而斷十二公尚書考靈耀曰孔子
為赤制故作春秋赤
者漢行也言孔子作春秋明漢至平帝十二
斷十二公象漢十二帝代歷數盡也據漢十一帝言十一姓不得再
受命又引錄運法曰廢昌帝立公孫括地象

曰帝軒轅受命公孫氏握錄運法括地象接
神契曰西太守乙卯金謂與西方太守而乙絕
卯金也乙軌也述言西方大五德之運黃承
赤而白繼黃金據西方為白德而代王氏得
其正序又自言手文有竒及得龍興之瑞數
移書中國冀以感動衆心帝患之乃與述書
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代漢者當塗高君
豈高之身邪東觀記曰光武與述書曰承乃
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王莽詐以鐵

玄印等為符瑞君非吾賊臣亂子倉卒時人
言不足做也皆欲為君事耳何足數也數責君日月已逝
妻子弱小當早為定計可以無憂天下神器
不可力爭老子云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宜留三思署曰公
孫皇帝迹不吝明年隗囂稱臣於迹迹騎都
尉平陵人荆邯見東方將平兵且西向說迹
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左傳
聖曰天生五材廢一不可誰能去其聖人以
與亂人以廢廢與存立之術皆兵之由也
昔秦失其守豪傑並起漢祖無前人之迹立

錐之地

言漢祖起自布衣無公劉太王之業也枚乘諫吳王書曰殊無立錐之地

以有起於行陣之中躬自奮擊兵破身困者

數矣然軍敗復合創愈復戰軍敗謂戰於睢

後得韓信軍復大振也創愈謂在於何則前

成臯間項羽射傷漢王後復戰

死而成功踰於却就於滅亡也劉放曰案

祚而在文勢不可隗囂遭遇運會割有雍州

兵強士附威加山東隴西天水皆雍州之地

震西州流聞山東是威加也遇更始政亂復失天下眾庶

引領四方瓦解

淮南子曰武王伐紂左操黃

而驚不及此時推危乘勝以爭天命而退欲

為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章句謂鄭

士謂方偃武息戈卑辭事漢喟然自以文王

復出也令漢帝釋關隴之憂以驚居西無東

外而不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使西

州豪傑咸居心於山東發閒使召攜貳謂來

欽馬援等也攜貳謂王遵鄭興則五分而有

其四若舉兵天水必至沮潰天水既定則九

分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乘外

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

之變王氏即臣之愚計以為宜及天下之望

未絕豪傑尚可招誘急以此時發國內精兵

令田戎據江陵臨江南之會倚巫山之固巫

在今夔州築壘堅守傳檄吳楚長沙以南

必隨風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

西拱手自服如此海內震搖莫有大利述以

問群臣博士吳桂曰昔武王伐殷先觀兵孟

津八百諸侯不期同辭然猶還師以待天命

未聞無左右之助而欲出師千里之外以廣
封疆者也耶曰今東帝無尺土之柄驅烏合
之衆鄒陽云周用跨馬陷敵所向輒平不亟
乘時與之分功也亟急而坐談武王之說是效
隗躡欲為西伯也述然耶言欲悉發北軍屯
士及山東客兵使延岑田戎分出兩道與漢
中諸將合兵并勢蜀人及其弟光以為不宜
空國千里之外決成敗於一舉固爭之述乃
止延岑田戎亦數請兵立功終疑不聽述性

苛細察於小事敢誅殺而不見大體好改易

郡縣官名然少為節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

法如駕屬車二十六乘公卿不在鹵簿中侍中
駟乘奉車都尉御前驅九旂雲罕鳳皇闕戟
皮軒鑾旗旄騎旄頭之陳置陛戟然後輦出房

闈又立其兩子為王食捷為廣漢各數縣群

臣多諫以為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遷王

皇子示無大志傷戰士心述不聽唯公孫茂

得任事由此大臣皆怨八年帝使諸將攻隗

囂述遣李育將萬餘人救隗躡敗并沒其軍

蜀地聞之恐動，述懼欲安衆心。成都郭外有秦時舊倉，述改名白帝倉。述以色尚白，故改之。自王莽以來，常空。述即詐使人言白帝倉出穀如山，陵百姓空市里往觀之。述乃大會群臣，問曰：白帝倉竟出穀乎？皆對言無。述曰：訛言不可信。道隗王破者復如此矣。俄而隗將王元降，述以為將軍。明年使元與領軍環安詣河池。河池，今鳳州縣也。又遣田戎及大司徒任滿、南郡太守程汎將兵下江關，破虜將軍馮駿等，拔巫

及夷陵夷道。夷道縣，名屬南郡，故城在今破州，宜都縣西。因據荆

門。荆門，山名也。在今破州，宜都縣西北。今猶有故城基，趾在山上。十一年征

南大將軍岑彭攻之，滿等大敗。述將王政斬

滿首，降于彭。田戎走保江州。江州縣，名屬巴郡，故城今俞州

巴城邑皆開門降。彭遂長驅至武陽。武陽縣，在今眉州。帝乃與述書，陽言禍福以明丹青之信。

楊雄法言曰：王者之言炳若丹青。述省書，歎息以示所親。太

常常少光祿勳張隆、隆少皆勸降。述曰：廢興

命也，豈有降天子哉！左右莫敢復言。中郎將

來歙急攻王元環安安使刺客殺歙述復令
 刺殺岑彭十二年述弟恢及子婿史興並為
 大司馬吳漢輔威將軍滅宮所破戰死自是
 將帥恐懼日夜離叛述雖誅滅其家猶不能
 禁帝必欲降之乃下詔喻述曰往年詔書比
 下也頻也開示恩信勿以來歙岑彭受害自疑
 今以時自詣則家族完全若迷惑不喻委肉
 虎口痛哉奈何將帥疲倦吏士思歸不樂久
 相屯守詔書千記不可數得朕不食言述然

無降意九月吳漢又破軻其大司徒謝豐執
 金吾袁吉漢兵遂守成都述謂延岑曰事當
 奈何岑曰男兒當死中求生可坐窮乎財物
 易聚耳不宜有愛述乃悉散金帛募敢死士
 五千餘人以配岑於市橋市橋即七星之橋也李膺益州記
日冲星橋舊市橋也在偽建旗幟幟幡也幟音昌忌反
又式鳴鼓挑戰而潛遣奇兵出吳漢軍後襲
 破漢漢惶水緣馬尾得出十一月滅宮軍
 至咸門成都北面有二門其一西者名咸門述視占書云虜死

城下大喜謂漢等當之乃自將數萬人攻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令壯士突之述兵大亂被刺洞留墮馬吳漢傳云護軍高左右與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日岑降吳漢乃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又讓漢副將劉尚曰城降三日吏人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尚宗

室子孫嘗更吏職何忍行此仰視天府視也

觀放麇啜羹二者孰仁方有韓子曰孟孫獵得麇使秦西巴持之其母

隨而呼秦西巴不忍而與其母戰國策曰樂羊為魏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良失斬將吊人之義

也良猶甚也初常少張隆勸述降不從並以憂死

帝下詔追贈少為太常隆為光祿勳以禮改

葬之其忠節志義之士並蒙旌顯謂李業譙

傳程烏李育必有才幹皆擢用之於是西土

咸悅莫不歸心焉

論曰昔趙佗自王番禺

趙佗真定人因漢初天下未定自立為南

越王番禺縣屬南海郡故城在今廣州公孫

亦竊帝蜀漢推其無它功能而至於後亡者

將以地邊處遠非王化之所先乎述雖為漢

吏無所馮資徒以文俗自憲遂能集其志計

道未足而意有餘不能因隙立功以會時變

方乃坐飾邊幅邊幅猶有邊以高深自安昔

吳起所以慙魏侯也史記曰魏武侯浮西河

乎河山之固此魏之寶也及其謝臣屬者廢

興之命與夫泥首銜玉者異日談也

于寶晉記曰吳

王孫皓將其子瑾等泥首銜玉瀆左

贊曰公孫習吏隗王得土漢命已還二隅方

時天數有違江山難恃連猶

隗躡公孫述列傳第三

張 同胡 大用 程 紹 慶 校正

